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SARA PARETSKY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赵文伟 译

索命赔偿

Indemnity
Only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索命赔偿

Indemnity Only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赵文伟 译

INDEMNITY ONLY

By SARA PARETSKY

Copyright © 1982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55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命赔偿 / (美) 莎拉·派瑞斯基著; 赵文伟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9
(守护天使: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ISBN 978-7-5133-3165-4

I. ①索… II. ①莎…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025 号



索命赔偿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赵文伟 译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插图: 宣 和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165-4

定 价: 258.00元 (全五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夏日时光
11	第二章 辍学
29	第三章 职业风格
38	第四章 你吓唬不了我
61	第五章 黄金海岸布鲁斯
69	第六章 凉爽的夜晚
83	第七章 朋友帮的小忙
102	第八章 有些访客不敲门
115	第九章 索赔归档
123	第十章 美丽的人
144	第十一章 友善的劝告
153	第十二章 泡吧
174	第十三章 扎夫的刀疤
191	第十四章 炎热的夜晚
210	第十五章 工会少女
226	第十六章 理赔的代价
234	第十七章 榆树街枪战
248	第十八章 血浓于金
259	后记

第一章 夏日时光

夜晚的空气浑浊而潮湿。当我开着车沿密歇根湖向南行进时，一股腐败的灰西鲱的味道钻进了我的鼻孔，有如一缕淡淡的香气弥散在沉闷的空气里。星星点点的篝火四处闪着光，那是深夜里有人在公园烧烤。水面上流动着一簇簇光，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人们在湿热难耐的空气里寻求着一丝慰藉。湖岸上车水马龙，城市在焦躁不安中移动，想着法儿透上那么一口气。这就是七月的芝加哥。

我在兰道夫大街出口下了湖滨大道，而后在高架铁道的铁质拱门下转向沃巴什大街。我把车停在门罗街，然后从车上走下来。

远离密歇根湖的那部分城市会更清静一些。南卢普一片荒凉，除了一些通过小孔观看的下流表演和城市拘留所之外，别无其他消遣。一个在街头犹豫不决地迂回前行的醉汉是我唯一的伙伴。我穿过沃巴什大街，走进紧挨着门罗街烟草店的普尔特尼大楼。这幢楼晚上看上去简直糟糕透顶，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办公呢？贴在门厅墙上的瓷砖脏得要命，而且布满了裂纹。我怀疑是否有人曾经清洗过已经磨损了的油毡地毯。门厅总该给潜在的客户营造一种安心的印象。

我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没反应。我又试了一次，还是没反应。我用力推开沉重的楼梯间大门，慢慢爬上四楼。楼道里很凉快，我在那儿逗留了几分钟后，才沿着灯光昏暗的走廊向东头走去，大楼两头

的房租会便宜一些，因为所有的办公室都面朝沃巴什大街。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读出门上刻的一行字——“维·艾·华沙斯基。私人调查员。”

我在北区的一个加油站给代客接听电话服务所去了一个电话，这只是在我回家洗澡、打开空调，享用一顿迟来的晚餐前的例行检查。他们告诉我有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这让我很惊讶；当他们说那个人拒绝留下姓名时，我心里很不痛快。匿名电话真的很讨厌。他们通常都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而且多半是违法的事。既然不留下姓名，你就无法提前弄清楚他们究竟想隐瞒什么。

那个人说他九点一刻到我这儿来，他甚至没给我预留出吃饭的时间。整个下午我都在充满臭氧的高温里查找一个欠我一千五百元的印刷商的下落，这可真够令人泄气的。去年春天，因为我帮了他的忙，他的公司才不至于被强行逐出一个全国连锁机构，如今我后悔做了这件事。如果我的支票本儿不是穷得可怜，我会忽略这通电话的。事实上，我挺了挺胸，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里的光线尽管有点朴素，却不至于令人不悦，于是，我的精神稍稍振奋了一些。和我的公寓总是处于轻度混乱的状态不同，通常我的办公室很整洁。那张大木桌是我从警察局组织的一次拍卖活动上买下来的。那台“获得好利”牌手提打字机过去是我母亲的，挂在绿色文件柜上面的那件乌菲奇美术馆的复制品也是她的。我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让来访者意识到我的工作很高级。再加上那两张给客户准备的直背椅，我的办公家具就齐全了。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也就不需要其他舒适的娱乐设施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来了，桌子上堆了一大摞账单通知需要我来分类整理。有一家电脑公司想要安排一次演示，看我需要什么样的办公电

脑。我想知道一台小巧好看的 IBM 台式电脑是否能够帮我找到愿意付钱的客户。

屋子里又闷又热。我仔细查看着账单，看哪些需要紧急处理。汽车保险——最好把钱交了。其他的账单都被我扔了，大多数是第一次来的账单，有几个是第二次催款。我通常等到第三次接到账单的时候才会付钱。他们特别需要钱的时候是不会忘了你的。我把保险单塞在单肩包里，然后走到窗前，把空调拧到高挡。房间突然暗了下来。普尔特尼大楼不稳定的电压令我勃然大怒。蠢货。在这种楼里，你绝对不能把冷气直接拧到“高”。我骂自己的同时也骂了大楼管理员。我不清楚装有供电箱的贮藏室晚上开不开门。在这座楼里待了这么多年，大部分物件出了毛病我都会修，包括七楼的那间浴室，那儿的马桶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堵一次。

我返回门厅，又沿着楼梯走向地下室。一只孤零零、光秃秃的灯泡照亮了楼梯的底部。库房的门上挂着一把锁。汤姆·哈尼克是这座大楼的管理员，他性情暴躁，而且不相信任何人。我可以打开一些锁，但是现在我没时间对付这把美国挂锁。真是倒霉的日子。我用意大利语数到十，等我开始往楼上走的时候，热情已经大不如前。

我听见前方有沉重的脚步声，我猜他就是那个匿名的来访者。我走到顶层，轻轻推开楼道的门，在昏暗的光线下注视着他。他在敲我办公室的门。我看不太清他的模样，只能感觉他是个又矮又壮的男人。他的架势很有侵略性，见敲门没人回应，他便毫不犹豫地推开门走了进去。我穿过过道，跟在他身后也走了进去。

竖立在街对面、五英尺高的阿尼牛排的广告牌闪着红色和黄色的光，像抽筋一样时不时地把光线投射在我的办公室里。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那个访客迅速地转过身来。“我找维·艾·华沙斯基。”他

说。他嗓音沙哑，却信心满满，那是一种习惯为所欲为的男人才会有
的声音。

“是。”我说着经过他身边，坐在我的办公桌后面。

“是什么？”他问。

“是的，我就是维·艾·华沙斯基。你给我的代客接听电话服务所
打电话预约了？”

“是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意味着要爬四层楼到一间黑乎乎的办公
室。电梯怎么他妈的不能用？”

“这幢楼的租户都是健身狂人。我们同意取消电梯服务，众所周
知，爬楼梯可以预防心脏病。”

阿尼那边的灯光闪过来的一刹那，我看见他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
“我可不是来这儿听一个喜剧演员讲笑话的。”他说。他沙哑的嗓音绷
得紧紧的。“当我问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有人回答。”

“既然是这样，就请问一些合理的问题。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要找私人侦探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需要帮助。但是，这个地方，天啊，怎
么这么黑咕隆咚的？”

“停电了。”我有点赌气，“你如果不喜欢我的样子可以走！我还不
喜欢匿名电话呢。”

“好了，好了，”他换了个安抚的口吻，“冷静一下。不过，咱们非
得坐在这个黑灯瞎火的地方吗？”

我大笑起来。“保险丝烧了，就在你来之前的几分钟。如果你需要
亮光，咱们可以去阿尼牛排店。”我并不介意好好地看上他一眼。

他摇了摇头。“不，我们可以留在这儿。”他看起来有些烦躁不安，
说完，他坐在一张为访客准备的椅子上。

“你有名字吗？”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在他整理思路的时候填补一下沉默的冷场。

“哦，是的，对不起，”他在钱包里摸索着，然后抽出一张卡片，从桌子那边递了过来。我借着阿尼那边闪过的亮光，把卡片举起来，读道：“约翰·L·塞耶。迪尔伯恩信托银行。执行副总裁。”我嘬起嘴。我并不常去拉舍尔大街，但是在芝加哥最大的银行里，约翰·塞耶的确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好家伙，我心想。得好好地钓这条鱼，维克，我敦促自己。房费有着落了！

我把那张卡片揣进牛仔裤的口袋里。“好的，塞耶先生。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嗯，跟我的儿子有关。也就是说，是他女朋友的事。至少她是那个——”他停下来不说话了。很多人，特别是男人，不习惯和别人分享问题，得给他们点时间，他们才能继续讲下去。“你知道，我无意冒犯你，但是我不确定应不应该跟你谈。除非你有合作伙伴或者什么的。”

我没吭声。

“你有合作伙伴吗？”他执意要这么问。

“没有，塞耶先生，”我不卑不亢地说，“我没有合伙人。”

“哦，这个工作确实不适合由一个女孩子独自承担。”

我右边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跳。“我热了这一整天，连顿晚饭都没吃，就是为了跑到这儿来见你。”我的声音因愤怒而变得沙哑。我清了清嗓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不是我催促你，你甚至都没打算自报家门。你先是挑剔我的办公室，现在又来找我的碴儿，可是你却不能直截了当地问问题。你是不是想弄清楚我这个人是不是诚实、富有、彪悍，还是别的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要一些推荐人？那就直接问

他们好了。别这么浪费我的时间。我不需要说服你雇用我为你服务，是你自己坚持要大半夜来找我的。”

“我不是在质疑你的诚实。”他立刻说，“你看，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可你是个女孩，事情可能会变得很棘手。”

“我是个女人，塞耶先生，而且我能保护好自己。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我就不干这一行了。如果事情棘手，我会想办法处理，或者干脆放弃努力。那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你的。现在，你打算把你儿子的情况告诉我，还是放我回那个可以开空调的家？”

他又想了一会儿，我深吸了几口气，好让自己平静下来，舒缓喉咙里的紧张感。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话了，“我讨厌这样做，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他抬头向上看去，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告诉你的任何事情都必须严格保密。”

“行啊，塞耶先生，”我疲惫地说，“只有你、我，还有阿尼牛排知道。”

他屏住了呼吸，但是仍然记得自己是要息事求和的。“其实是安妮塔，也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的事。不是彼得，彼得是我儿子，他的问题也不小。”

吸毒，我郁闷地想。北岸那些家伙的脑子里想的只有毒品。如果是怀孕，花一笔钱做个流产手术就万事大吉了。然而，我没有资格挑三拣四，于是，我咕哝了几句鼓励的话。

“怎么说呢，这个安妮塔真的不是很理想的女友人选，自从彼得和她混在一起，脑子里就生出了许多古怪的念头。”奇怪的是，这些话从他沙哑的嗓子里说出来怎么感觉那么正式。

“恐怕我只负责调查，塞耶先生，这个男孩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管

不了了。”

“不，不，我知道，只是——他们一直住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社团还是什么地方，我告诉过你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吗？反正，他，就是彼得，着了魔似的说要当工会组织者，说他不想去商学院读书了。所以，我去找那个女孩聊了聊，想让她明白其中的缘由。”

“她姓什么，塞耶先生？”

“希尔。安妮塔·希尔。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去找她谈了话，想让她明白一些道理。可是，那次谈话后她就突然不见了。”

“听上去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倒希望是这样。关键是，现在彼得说我收买了她，是我给她钱让她失踪的。他还威胁我要改名换姓，除非她再次出现，否则他也会失踪，让我再也找不到。”

我想，我现在已经听得差不多了。他雇我去找一个人，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上商学院了。

“你对她失踪这件事负责吗，塞耶先生？”

“我？如果我负责，我就能把她找回来。”

“未必吧。也许她从你那儿敲诈了五万块钱，然后自己溜了，这些钱你是要不回来的；或者，是你花钱叫她彻底消失的；或者，是你杀了她，不然她就是因为你的原因被人杀了，而你却让别人替你受罪。像你这种人可是有不少资源的。”

听了这番话，他好像笑了一下。“是啊，我想这都可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想让你找到她，找到安妮塔。”

“塞耶先生，我不喜欢拒绝送上门来的工作，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呢，他们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可要比我装备精良啊。”

“我和警察——”他刚开口说话，突然又停住了，“我不愿意把家

里的事告诉警察。”他闷闷不乐地说。

他的话听起来是真的，但他刚才想说什么呢？“为什么你这么担心事态会变得严重呢？”我说出了自己的满腹狐疑。

他稍稍挪了一下椅子。“有些学生会变得很疯狂。”他咕哝着。我心存怀疑地挑起了眉毛，但是屋子里太黑，他看不见。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我问。就像一个广告受众调查所做的那样。“你是从哪儿听说我们的，《滚石》杂志，还是从一个朋友那里？”

“我是在电话黄页上找到你的名字的。我要找的那个人最好住在卢普区，而且那个人不认识我的生意伙伴。”

“塞耶先生，我每天收取一百二十五美元，外加报销各种费用。此外，我还需要五百美元的押金。我会向你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但是客户不能对我该怎样工作指手画脚，就像那些遗孀和孤儿不能告诉你应该如何经营迪尔伯恩信托公司一样。”

“这么说，你接受这份工作了吗？”他问。

“是的。”我言简意赅地说。除非那个女孩死了，否则找到她不会太难。“我需要你儿子在大学里的地址，”我补充道，“还有那个女孩的照片，如果你有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想说点什么，但还是把那个地址给了我——南哈珀街五四六二号。我希望这是真实的地址。他还给我看了安妮塔·希尔的照片。光线忽明忽暗，看不太清，但是看上去像是年鉴上的速拍照片。我的客户要求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往他家里打电话，而不是打给办公室。我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匆匆地记在一张名片上，然后装回口袋里。

“你觉得得过多长时间才能打听到一点情况？”他问。

“开始调查之前，一切都不好说，塞耶先生。不过，明天一大早我

就会着手处理此事的。”

“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去那儿看看呢？”他坚持道。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简洁作答。比如，吃晚饭，还有喝一杯酒。

他劝说了一会儿，但并不过分，因为作为一个习惯了想怎样就怎样的人，他以为我会改变主意。最后他放弃了，递给我一张五百美元的钞票。

我借着阿尼牛排店那边射过来的光眯着眼睛扫了一下。“我只收支票，塞耶先生。”

“我不想让办公室里的人知道我找过侦探。我的秘书负责管理我的支票账目。”

我有些吃惊，但算不上震惊。许多总裁都会让他们的秘书处理此事。我的感觉是，只有上帝、国税局和我开户的那家银行才可以了解我的金融交易情况。

他站起身要走，我把他送出门外。我锁门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下楼了。我想好好看他一眼，于是急匆匆地在他身后追赶。我可不想在闪烁的霓虹招牌下一一看过芝加哥的所有男人后，才认出我的客户。楼道里的照明并不好，在这样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方方正正、凹凸不平，一副爱尔兰人的模样，我不得不说，他跟我想象中的迪尔伯恩堡二把手的样子截然不同。他那身西装价格昂贵，做工考究，但是怎么看他都不像在全国第八大银行当头头儿的人，反而像是从爱德华·罗宾逊^① 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可是，我看起来就像侦探了吗？细想一下，大多数人并不依据女人的外表来判断她们靠什么生活，但

^①爱德华·罗宾逊 (Edward G. Robinson, 1893—1973)，好莱坞电影演员，以在银幕上扮演硬汉形象而令人难忘。

是，当他们知道我的职业后，总是会大吃一惊。

我的客户向东去了，朝着密歇根大街的方向。我耸了耸肩，穿过马路，走进了阿尼牛排店。店主给了我一杯双份的黑牌威士忌，又从他的私人收藏里取出一份牛里脊。

第二章 辍学

这天，我醒得很早，预计天气和前一天一样炎热潮湿。一个星期有四天我都在努力强迫自己锻炼身体。前两天在盼望大热天快点过去中错过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早上最好还是出门。当三十岁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你不锻炼身体的日子过得越多，就越是急切地渴望回到那个时候。况且，我散漫任性的生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让运动比节食来得更容易一些，跑步可以帮我减轻体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多么喜欢这么做，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早晨。

昨天晚上塞耶先生给我的五百块钱着实令我的精神为之大振，穿上牛仔裤剪成的牛仔短裤和T恤衫的感觉也很不错。金钱帮助我在出门的时候不再为阴沉的坏天气烦恼。我轻轻松松地跑了五英里。我跑到了湖边，又绕着贝尔蒙特港转了一圈，再回到我那个位于霍尔斯特德的又宽敞又便宜的公寓里。刚刚八点半。天气太热，我跑得汗流浹背。我喝了一大杯橙汁，洗澡前又煮了一壶咖啡。我把跑步服搭在一把椅子上，床就不整理了。毕竟我有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况且，谁又会看见呢？

喝着咖啡，吃着熏鲱鱼，我琢磨着怎样才能接近彼得·塞耶，怎样才能把他女朋友失踪的事套出来。如果他家里人不同意他和这个女孩交往，万一他知道了他父亲雇私人侦探调查她的失踪，他很可能会

恨他的父亲。我必须是一个和大学有关的人——也许是她的同班同学，想借她的笔记看一看？我长得这么老，看上去也不像大学生，万一她没注册夏季学期怎么办？也许我可以伪装成某个地下报社的编辑，想让她就某个问题写篇文章，有关工会的文章——塞耶说过，她试图说服彼得成为工会组织者。

我把盘子擦在洗碗池边，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它们：再过一天，我必须把它们洗干净。我把垃圾拎了出去，虽然我很邋遢，但并不是一个懒女人。报纸已经堆了一段日子了，我用了几分钟把它们抬到垃圾箱旁。大楼管理员的儿子靠回收报纸赚取外快。

我穿上牛仔裤和一件纯棉的黄色上衣，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结果是通过。夏天，我看上去最美。我从意大利母亲那里继承了橄榄色的肤色，黑得很美。我朝着自己咧嘴笑。我听见她在说：“是的，维克，你很漂亮，但漂亮又有什么好。任何女孩都可以漂亮，但是为了照顾好自己，你必须要有头脑。而且，你必须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职业。你必须工作。”她曾经希望我成为一名歌唱家，还非常耐心地训练过我。她当然不愿意让我当侦探。我父亲也一样。他本身是个警察，是一个爱尔兰世界里的波兰人。他只做到警佐就再没升上去，一部分原因是他这个人缺乏野心，但是我敢肯定，这也和他的祖辈有关系。然而，他盼望我做点大事……镜子里我的笑容变得有些阴郁，我猛地转过身去。

出发去南区之前，我先去了一趟银行，把那五百块钱存入账户。重要的事要先做。银行出纳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把那些钱接了过去，我总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像我那样对它们印象深刻。

当我轻松地把雪佛兰蒙札开到通往湖滨大道的贝尔蒙特入口时，时间是上午十点半。天空已经被漂白了，水波反射出黄铜般的光泽。

这个时候出门的只有全职太太，孩子和侦探。我把车沿着湖滨开到海德公园，二十三分钟后，我把车停在“中途”。

我已经十年没来过校园了，可是这个地方的变化并不大，没有我的变化大。我从哪儿读到过这么一句话——大学生们原本肮脏邋遢的样子已经被光洁利落的五十年代风格取代。这场运动肯定忽略了芝加哥。分不出性别的年轻人，或手拉着手，或三五成群地在校园里漫步，他们头发直竖，穿着带毛边的破旧牛仔运动短裤和破洞的工作服——这很可能是他们所有人中劳动最近距离的接触。据推测，五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五万美元的家庭，但是我讨厌用外表来判定究竟是哪五分之一的人。

我从令人眩目的日光中走出来，进入凉爽的石头大厅，在一部电话机旁停下脚步，给注册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我想找一位学生，安妮塔·希尔小姐。”电话那头一个苍老刺耳的声音让我等一下。背景中传来沙沙的翻纸声。“您可以拼一下那个名字吗？”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又是一阵沙沙声。那个刺耳的声音告诉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学生。这是说明她没有注册夏季学期，还是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学生？我又问了一下彼得·塞耶的情况，她把哈珀的地址给我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既然安妮塔不存在，又怎么会有那个男孩呢？

“不好意思这么麻烦您，不过，我是他的姨妈，您能告诉我今天他上什么课吗？他不在家，而且我只有今天这一天时间能待在海德公园。”我的声音一定听上去很慈祥，因为说话刺耳女士屈尊告诉我，彼得这个夏天没注册，学院的政治科学系也许能帮我找到他。我友善地感谢了她，并结束了这次通话。

我对着电话皱起眉头，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安妮